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新新外史

(四)

濯
缨
著

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新 新 外 史

濯 纓 著

(四)



吉 林 文 史 出 版 社

新新外史(四)

XINXINWAISHI

濯纓著

责任编辑: 赵洪林

封面设计: 尹怀远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6 $\frac{3}{8}$ 印张 4插页 360千字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

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: 1—11,304册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: 10437·39 定价: 3.15元

第七十一回

使酒骂座吐气伸眉 调将遣兵惊心动魄

天下事真是凑巧，凡人当得意张狂之际，信口开河，不知说些甚么，才觉得称心如愿。那知在这时候，必要发生出一点意外的反动来，把那说大话的人，吓得亡魂失魄，就连右左旁听的，也跟着他交了连带影响。这种事习见不怪，仿佛是造物对于人，不许他过于骄矜盈满，随时随地，要加以警戒似的。纯卓先正在演说，他与革命党怎样接近之际，大吹法螺，连在坐诸人，全听得津津有味。不料正当此时，飞进一个似是而非的炸弹来，不偏不倚，恰恰冲着卓先的头顶而过。这一来，把那位精神越发口若悬河的纯卓先，吓得叫了一声哎呀，立时爬伏在地，直向桌子底下乱钻。其余诸人，也有向外跑的，也有向床底下钻的，也有藏在门后头的，登时乱成一团。却听得厅房门外，一阵哈哈大笑，紧跟着进来两个人。众人越发害怕，以为是刺客呢。那知抬头一看，不是刺客，却是他们的同志，一个是文伯泉，一个是管天下。这两个人从前因为合谋敲诈兴贝子，没有成功，后来管天下拐了伯泉一身衣服，连影儿也不见了。他跑到天津去唱新戏，很出了几天风头。后来因为得罪了杨仲林，几乎把性命送掉。还是亏了谭叫天，口头上积阴功，这才保全生命，驱逐回籍。他到了北京仍然是胡吹滥谤，借着

外省革命独立的机会，到处吓嚇人。大则蒙几个钱花，小也可以蒙几顿饭吃。这一天恰与文伯泉不期而遇。伯泉看见他，立刻心头火起，跑过去一把揪住他的脖领子，恶狠狠的骂道：“肮脏泼皮，白吃贼，我看你今天还跑到那里去？快还老爷的衣裳，不还我，我就是打你！”伯泉来头这样凶，那知管天下却行所无事的笑道：“文大哥，久违久违。小弟寻你几天寻不着，却在这里路遇，真是巧极了。你先不要提衣裳不衣裳，那全是小事一段。我如今给你报个喜信，咱们发财的机会又到了。”伯泉冷笑道：“你趁早儿不必再闹这一套，我不是财迷心窍，也不是三岁的孩子，由着你的性儿耍弄。你今天不还衣裳，我先把你剥一个光臀，给大家看看。”管天下仍然是不着急，说大哥你剥我也可以，但是在这光天化日之下，怎好意思的呢。咱们先寻一个背静去处，然后由你的便，还不成吗？伯泉狠狠的說道：“好好，横竖跑不了你。你说上那里，我便随你上那里。”管天下向一旁看了看，说这不是致美楼吗，咱们上他楼上的雅座，又洁净又严密，你看好不好呢？伯泉心里想，你这小子又想吃我，今天可决然叫你吃不上了，便哼了一声，说好，走罢。两个人跑进致美楼，在楼上寻了一间雅座。堂倌问他们吃甚么，管天下说：“你先沏一壶小叶茶来，我们先喝茶，等吃饭时候再叫你。”堂倌应声去了，少时沏上茶来，慢慢退出。

这里两人，始而还吵了几句，后来越说越投机。管天下从怀中取出一封密信来，给伯泉看。伯泉看了，点头咂嘴的，似乎表示十分赞成。此时两人的神情，已经透着格外亲密了。管天下又挑着大姆指，说这事全在小弟身上，保管水到渠成。我们借这机会，先发一笔小财。伯泉道：“你对于前途这封信，是怎样回复的呢？”管天下道：“这事当然是得大大

的吹气。我回信上说，所有满朝亲贵，自纯王、恩王，以及众王公贝勒，目前全聘我充当顾问，我说话他们没有不肯听的。如今于游说之中，加以恫吓，保管十拿九稳，可以成功。只有他们的妻子家人，必须花钱买一买，也好随时催促，叫他们进宫去撺掇皇太后。这是必须用钱的，请你先少汇一点款子来，作为零星点缀之用。料想至迟正月十五前，必可汇到。小弟对于这件事，本是严守秘密，不肯告诉人的。后来想到伯泉大哥，同我是管鲍之交，怎好瞒你。况且我的信上，也曾提及大哥，将来成功，我们全是一个台板上的人，事前更得商量商量，临时也好取一致行动。”管天下这一席话，把个文伯泉说得心花怒放，登时消尽前嫌引为知己。两人在致美楼中，大吃大喝。吃完了，仍然是伯泉会帐。从此两人又形影不离了。

这一天，腊月三十日，伯泉约会管天下在他家里度岁，偏偏这一天就恰恰赶上皇太后颁布逊位诏书。管天下见了，欢喜的手舞足蹈，向伯泉说：“这一来，我们可有了把柄了，总不是空口说白话，向他们要钱。据我想，这笔款子，一定可以提前汇到了。”伯泉皱眉道：“话虽这样说，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今天咱们过年，只剩了几块钱，还有好几百块钱的帐主子，这事可怎么了呢？”管天下想了想，说不要紧，我有一条妙法：咱两人何不到龙子春家里去？他们一班票友，正在过排高乐，咱们也临时加入，就便向他们借几个钱。他们要肯借，咱两人便回家过年，他们如不肯借，咱们便搅他一天一夜，索性连家也不回，帐主子怕他甚么！大哥请想这主意好不好？伯泉鼓掌赞成，说果然妙，果然妙，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去罢。好在伯泉住家，同龙宅相离不远，也不用坐车，两人步行来至门前。恰赶上联星走的工夫不大，街门不曾关闭，也

不用叫门回话，便一直的走进来。纯卓先正在高声演说，两人隐身在厅房门旁，听个正清。管天下见他吹的那样酣畅淋漓，不觉有些气愤。偏偏他手中拿着一包二十支软锡包的三炮台烟卷，不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：慢慢将锡纸撤出，裹在烟卷包的外边，团成了一个圆蛋，先朝着伯泉使个眼色，然后轻轻掀起门帘，底下用脚向门坎子上一踹，上边却撒手扔“炸弹”。卓先正说得天花乱坠，忽听咣的一声响，紧跟着飞进一枚光亮亮的东西来，直扑自己顶门。他“啊哎”了一声，说不好，有炸弹，忙一矮身子，钻到桌子底下去。其余众人也都吓得惊慌失措，乱跑乱钻。此时一掀帘子，却进来两个人，哈哈大笑。说象你们这种鸡毛凑掸子，还想联络革命党呢！一个烟卷盒儿，连你们的屎全吓出来了。众人一看进来的两个，全是熟人，这才惊魂略定。纯卓先从桌子底下又钻出来，拉着管天下骂道：“我猜定就是你这坏种。”管天下大笑道：“你真会猜。你要猜出是我，就不往桌子底下钻了。”龙子春在一旁瞞怨道：“你们那有这样开玩笑的。今天是甚么日子，大家全跑到我这里来开心。我龙子春竭诚招待，自问总算对得起朋友，结果还叫我担惊受怕。这真是那里来的晦气呢！”龙子春这一套话，隐含着是把在座的人全怪下来，大家自不便久坐，一个个全告辞去了。文伯泉跟定了恒石风，管天下却拉了乌勒春，全是张口借钱，没钱便到他们家里过节去。在这时候，谁敢招惹他们，到底由石风拿出五十块钱，乌勒春拿出三十块钱，借给文管两人，这才把他们开走。

第二天就是新正月初一。彼时北京的香厂，还是一片空地，并未起盖楼房，每逢到了新年正月，从初一到十五，这半个月为香厂开放之期。各茶摊在露地上搭起席棚来，栉比云连，一家挨着一家。其余摆杂货摊的，摆古董摊的，摆书贴字画摊的，

也很不少。至于最时髦的小生意，是卖纸鸢，卖琉璃喇叭，卖轻气球，卖小孩玩物，还有各种食物，如糖葫芦、豌豆糕、油炸糕、豆汁粥种种，也都触目皆是。并且还都不少卖钱。因为游人是很多的，不但南城外的住户商家，红男绿女，结伙成群，全要到香厂去出出风头，甚至连东西城及后门一带的旗人，也不辞远路跋涉，特特的要去逛香厂。那些旗下的妇女，一个个梳着大拉翅头，脸上擦着极红胭脂，两只脚登着高底的花盆鞋，身上穿着时色的旗袍，外罩着极长的大坎肩，轻摇缓步，在香厂一带闲溜，招得一班轻薄少年，在后面跟着起哄。这便是彼时香厂的风光景色，作小说的，也没工夫去细细说它。如今单说纯卓先在除夕这一天，出了龙子春的家门，预备回自己家去，不料冤家路窄，半路上却碰见一个人。彼此一照面，倒把卓先吓了一跳。原来此人正是《京都日报》的经理金戈二。卓先本来怕他，后来又因为计陷田念壬，益发与戈二结成恶感。如今不期而遇，要想回避，也来不及了。况且金戈二已吩咐停车，意思是要下来同卓先周旋。卓先只得也停住了车，先走下来，朝着戈二深深请了一个大安，含笑问道：“二弟一向可好？咱们久违得很了。”戈二也笑着说：“一向少给大哥请安，知道你为国贤劳，实在没有工夫。幸喜如今大局定了，小弟正想约念壬同大哥到一处谈一谈。今天真是巧遇，大哥静候我的请帖罢。”几句话说的卓先红涨了脸，只得趑趄答道：“好好，我也正想同念壬哥聚一聚，但是怎好扰二弟你呢，还是由我作东道吧。”戈二笑道：“不必客气，您就候请罢。”两人拱手作别。卓先在路上，越想越不是滋味。那金戈二不是好缠的，我要扰他这一顿饭，只怕有些克化不开，还是先想主意，同他们和好，不必再结这冤家了。他回到家中为此事发愁，一夜也不曾合眼。后来高低

想出一个主意来，说我何不寻丁元珍去，他同金戈二、田念壬全是至好，跟我的交情也不薄。况且当日我得罪金田，就因为在他的报上，登了一段广告。解铃还是系铃人。如今只请他出面，给我们三个人和解和解，这事也就完了。好好，就是这样办法。他打完了主意，第二天正月初一，借着拜年为名，便去寻丁元珍。见面之后，便把来意说知，并且恳切的嘱托了一番。元珍慨然应许，说好在全不是外人，一切在我身上，必定能使你们恢复旧交，不留一点痕迹。明天过午两点钟，我在香厂第三座清真茶棚候你。好在粮食店聚兴羊肉馆，是作连市，我们晚饭，就在那里去吃，作为我给你两家圆场。纯卓先见元珍慨然应许，心中说不尽的快活，以为这一场天大是非，从此可完全消灭，便再三致谢而去。

那知丁元珍却是别有怀抱：他自从田纯交恶之后，无意中卓先利用他的报纸，作为陷害念壬的利器，心里是时时刻刻引为遗憾，总想要借机会，替念壬出一口气才对得起朋友。万没料到，纯卓先自投罗网，竟自寻了元珍来，托他疏解这个冤家。元珍听了，真是恰合孤意。当时不动声色，把卓先稳住了，满应满许替他办到。等卓先走后，却派人将金戈二请来，彼此闲谈了几句，便说到清廷已经逊位，不知纯卓先这一干东西，还打什么主意，也该轮到咱们报复报复了。金戈二随将路上怎样遇见他，怎样同他交谈，怎样当面约他，同念壬到一处吃饭会面，他脸上怎样发现一种羞惭畏惧的神气，详详细细，对元珍说了。元珍听罢，不觉跳起来，拍着手儿哈哈大笑。说怨不得呢，原来是被你老弟吓坏了，要不然，怎能这样虔诚，新年初一就跑来给我拜年。戈二忙追问甚么经过，元珍也把方才的事说了。戈二道：“你真好意给我们两造圆场吗？”元珍摇头道：“底下还有文章，我

是预备替你们出气，并不是打算给你们圆场。但表面上不能不说圆场的话，要预先泄露一点，临时他还肯去吗？”说到这里，便附在戈二耳旁告诉他如此这般。戈二笑道：“果然痛快！撒酒疯本是你的拿手戏。上回我们也说过，这一次倒要洗耳静听了。”元珍道：“他从前的丑历史，我虽然知道，还不甚齐全，你同他住的相离不远，倒要请教呢！这好比是说戏，就请你抖着包儿，传授给我吧。”戈二毫不客气，把这位纯先生当日由破落子弟出身，怎样在赌博场上被人剥得精光。后来怎样因输急了，去做小偷儿，因为偷人的表，被人拿住了手腕，打了一个贼死还送到官厅，押监半年。出狱以后，洗手不作小偷儿事业，在堆子上谋了一个蹲儿兵。后来又在南营中充捕盗兵，终日同一班偷儿小络，在一处鬼混，凡小络得来赃物，先得交给他伙分。这样混了几年，居然拔升为小队长。那时正赶上敬亲王作民政部尚书，想要侦探国外革命党的踪迹，便从各队长队兵中选拔。纯卓先因认识字，说话举动又很机警，敬王便挑上了他，特给官费，到日本东京去留学，专门学的是警察，就便侦察革命党的来踪去路。他去了二年，成绩很是不坏。每一个月，总有三五封信，向敬王报告，又故意张大其词，说革命党在海外羽翼怎样多，势力怎样大，所有留学回国的人，多半靠不住。他这样一鼓吹，明着是为自己邀功，其实暗中却为革命增加了不少助力。

戈二说到这里，元珍问道：“这是甚么原故呢？”戈二笑道：“二哥，你怎么连这一点道理还参不透。你看满清近几年来，防家贼的手段，有多么严密，军权是他们掌着，财权是他们掌着，甚至连教育权也是他们掌着。这还不算数儿，各省的疆吏，自是出了缺，就补满人，至于总督兼圻，尤其非满人莫属。在他们这样办，自以为手段高强，可以保住子孙万世之业了，其实

骨子里正是促成革命一种极大的反动力。就以武汉起义说罢，若非祥呈在那里作总督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发生的那样快。纵然发生，也未必一举成功。你要溯本穷源，纯卓先的侦探报告，能说与革命无功吗？”两人说到这里，全都哈哈大笑。戈二又接着说，他毕业回国，敬王颇加赏识，便派他为民政部侦探，还兼着西城习艺所所长，每月有三百元的薪金。这小子本是一个穷地痞出身，一旦升官发财，就常情而论，必定要趾高气扬，目空一切了。那知他的面目却非常和平，见人说话，又非常客气。不知道底里的，还认着他是大好人呢。其实这小子心地极阴险，手段极毒辣，栽赃害人，诬良为盗，甚么没天良的事，全作的出来。谁要同他交朋友，迟早总得受他的害。真不愧是笑里藏刀，如鬼如蜮。我们弟兄，以后总要远着他才好呢。元珍道：“我不怕他，明天你看我给他不下台。不把这小子骂一个狗血淋头，他也不知道我丁元珍的厉害。”两人直说到日落天黑，戈二才告辞去了。

第二天午后，元珍先到香厂茶棚里候着。果然不大工夫，金戈二同着田念壬、余两吾，说说笑笑的，步行而来。元珍迎出茶棚以外，把三人让进来，坐在一张桌上。茶博士小马见是丁二爷的朋友，格外伺候的周到，每人沏过一个大盖碗来，全是双窖极品的小叶茶，手巾把一个跟着一个的向上递。余两吾是一位心直口快的朋友，先笑向元珍道：“新年初二，二哥就开张请客，小弟听见了，以为这是财神宴，万可以不赴。因此没等请，便跑来作不速之客，想情二哥一定很欢迎吧？”元珍笑道：“欢迎是当然的，不过这一次财神宴，乃是武显财神，喝多了就许要起打。你自不害怕，就请加入，不然还是远远躲着的好呢！”两吾笑道：“小弟生平，最欢喜的就是打架。今天这财神宴，我更要跨虎光临，作一位赵

玄坛，怎能够躲着呢？”两人正说着，忽听茶棚外远远一阵笑声，又有人大声喊道：“这个玩意儿特别，才真是庆祝呢！”大家举目向棚外观看，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，衣服很是漂亮，头上戴着一顶貂帽，帽沿上却系着一个很大的轻气球。球是深红颜色，上面有几个很大的白字，乃是“中华民国共和万岁”。这个球离他头顶有四五尺，飘飘荡荡的，随着他走，老远看着，倒很有个趣儿。后面跟着许多小学生，拍掌欢笑。那少年洋洋得意的，直走过茶棚去。元珍道：“这个点缀得很好，要不然，偌大北京城，对于这样光复汉族，改建民国的大庆典，连一点儿表示全没有，也未免太难了。”金戈二道：“你不要抬举他了。这孩子懂得甚么叫庆祝民国。他是我朋友的一个侄子，现在中学读书，也不好好的上学，终日同着一班在旗子弟鬼混，专讲走二簧票戏。今天不过借这轻气球出出风头，竟招了这许多人，跟着他捣乱，真也可笑极了。”田念壬道：“二弟，你也不可这样说。小孩子能知道庆祝共和，也是一件可喜的事。较比咱们北京那些麻木不仁的老腐败，还强的多呢。”

戈二才要答言，忽见远远的来了两个少年，全穿着枣红库缎的皮袄，宝蓝库缎巴图鲁坎肩，镶着库金边，横着一排金纽绊，头上全戴着貂皮困秋帽子。两人手拉着手儿，走的风快，转眼已来至茶棚前，看神气是想进来喝茶。抬头看见丁元珍，点头微笑。元珍喊了一声，你们进来喝茶。两人回说请罢，便走过去了。余两吾问道：“这两个孩子，看着很眼熟，倒是谁啊？”元珍笑道：“这是《杀子报》中两个主要脚色，今天特特跑来显魂。大概许是因为清帝逊位，宣布共和，《杀子报》的故事已经应验了，从此用不着再唱那出戏，今天趁着有闲工夫，特来点缀点缀风光。”两吾道：“你说了这半天，他到底是

那个呀？”元珍道：“那不是三庆园中鼎鼎大名的台柱子小桃红、小吉瑞吗？去年崔灵芝唱《杀子报》小吉瑞去官保，小桃红去金定，你不是也去听过吗，怎么才过了一两个月，就不认得他们了呢？”两吾道：“上妆同下妆，当然不能一概而论，何况又是一面呢。”金戈二道：“你两人先慢谈，听一听这是那里来的哭声。”大家侧耳细听，果然远远有嚎陶之声，并且哭的十分惨切。元珍道：“这真奇怪极了，今天新正月初二，并且又是庆祝共和，谁有甚么伤心的事，值得这般痛哭。”正说着，哭声已由远而近，大家为好奇之心所驱使，不等哭到眼前，便一齐起身，走出茶棚外观看。远远见一个人，穿着一身孝服，头顶一尺多高的白帽子，身上的白衣，又肥又大，手提着一根哭丧棒。走一步号一声，嘴里还数数叨叨，也听不清说些什么。后面跟定一群人，也有哭的，也有笑的，也有点头赞叹的，却倒没有鼓掌之声。少时已走近第三茶棚，田念壬的眼快，啊呀了一声，说那不是盛疯子吗？紧跟着余两吾也说，果然是盛世音，我们躲他远着点罢，提防叫他缠住，可真不了。金戈二道：“没要紧有我呢！咱们倒看他是为甚么装疯。”正说着，忽听盛疯子高声喊到：“大清亡了，宣统皇帝死了，我盛元世受皇恩，今天是给皇上穿孝。哎呀皇上呀，哭一声宣统爷，我叫一声大皇帝，项子城篡位把你赶，我的皇帝啊！”他学着刘鸿声唱《斩黄袍》的腔调，高唱起来。本来他的嗓音宏亮，又兼他这一次举动，并非游戏，实在发于至诚，因此沉痛激昂，大有响遏行云之致。此时在茶棚一边的警察，听他唱出项子城来，深怕自己担不是，便过来干涉。说先生，这是中华民国的首都，并且今天庆祝共和，不应当有此举动，请你把孝服脱了，不要哭不要唱啦。盛元正在唱的淋漓尽致，忽见警察过来干涉他，不由

得勃然大怒，恶狠狠的，啐了警察一脸唾沫，戟手骂道：“我把你这丧尽天良的狗，你不是旗人吗？你不是吃钱粮长大的吗？你懂得甚么叫中华民国吗？你护着项子城，想给他当狗毛也够不上，不过当狗爪子底下的臭泥。老爷高兴哭就哭，高兴唱就唱，你管的着吗？趁早儿给我滚蛋，别惹老爷兴起，打你这块狗泥。”警察挨了他这一顿臭骂，那里肯依，一把拉住他，非上区不可。

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忽见来了一辆极华丽的人力车，到第三茶棚前停住，跳下一个人来。警察忙朝着他举手行礼，这人连睬也不睬，倒冲着盛疯子含笑拱手，说世音大哥，你何苦又装这种样儿。盛世音正在发疯，同巡警口角，忽见有人向他拱手，并称他为大哥，连忙注目细看。那知他不看犹可，一看这眼前站立的人，立时怒气填胸，举起手中的哭丧棒，泰山压顶似的，就是一棒。卓先出其不意被他打个正着，幸而这棒是秫秸扎的，打上虽然疼痛，却不至伤筋动骨。卓先捂着头，山嚷怪叫，说我好意替你解围，你怎么倒打我呢？巡警快把他送到疯人院去罢，别放他在大街上惹祸了。盛世音那里肯服，仍然舞动他的哭丧棒，向卓先乱打，口口声声，骂卓先是卖国贼，丧尽天良的。你假充宗社党，眼看着大清丢了天下，袖手不管，还满街上出风头。象你们这种寡廉鲜耻投机作贼的狗，就是打死你们，也不为过。巡警过来干涉，他索性连巡警一齐打。实在闹的不可开交了，丁元珍同金戈二一同出来。盛世音见着这两个人，才不言语了。高低由戈二劝着，叫他把孝服脱去。好在那孝服是用口西纸糊的，一扯就碎。元珍掏出两块钱来，递给世音，请他到天桥去买一醉。世音接钱到手，也不说一个谢字，摇摇晃晃的便去了。

然后由丁金两人，将纯卓先让到茶棚里边，与田念壬相见。卓先一见念壬，立时良心发现，臊的满面通红，同醉后的钟离大仙差不多了。抢行两步，朝着念壬深深请安。请过安又紧紧握住念壬的手，嘴里连说大哥一向好，小弟实在抱愧对不住对不住。念壬坦坦然不动一点神色，说二哥这话太可笑了，我们自己弟兄，有甚么对得住对不住的？余两吾接口道：“算了罢，以前的事，谁也不许再提。我们趁着良辰美景，正好寻些个赏心乐事，快快入座喝茶。”又吩咐茶博士，另换新茶，特把念壬同卓先让到上首两个座位上，丁元珍在下首座位上，看着卓先嘻嘻的笑。说纯二哥，你今天来的真不凑巧，怎样就会同盛疯子撞到一处了呢？那个魔鬼，可真有点不好缠啊！卓先道：“谁说不是呢，错非你二位出来解围，我不定还得挨他多少哭丧棒。”元珍道：“据我看，挨几下哭丧棒，倒算不得甚么，最可怕是他口口声声，说你是宗社党，这要叫项子城的密探听见，还得了吗？”一句话把卓先说的毛骨悚然，只好强作镇静，说没要紧，谁是宗社党，谁不是宗社党，也决非空口可以诬陷的，何况他是一个疯子，谁能信他的话呢？金戈二道：“卓先哥，据小弟想，你的话，不能这样说啊。大丈夫作事，得要磊落光明，无论好坏，自要认定了一个宗旨，一线到底，永久不变，那才称得起是英雄好汉。纵然这件事作不成功，大家也要原谅他的苦心，后世也要景仰他的遗志。所谓特立独行，至不济畸人传中，也可占一席位置。倘要朝秦暮楚，昨李今张，纯随风头势力为转移，本身并没有一点宗旨，今天保皇，明天又革命，那简直就不是人类，不过如粪坑里的苍蝇，羊沟里的老鼠，终日烘烘乱乱，尽逐臭的能事而已。我想卓先兄从前既投身宗社党，与我们这些讲革命的，誓不两立，当然要坚持到底，百

折不回。纵然彼此不同道，我们也未尝不佩服你的热心毅力。如今清廷才下逊位之诏，这正是你们宗社党卧薪尝胆之秋，你怎么就先说出这样话来，仿佛同宗社党风马牛不相及，这也未免太难了。”戈二这一席话，分明是指着脸骂人。可怜纯卓先，又羞又怕，连头也不敢抬，半晌答不上一句话来。丁元珍在一旁只是嘻嘻的笑，田念壬却默默无言，惟有余两吾性好诙谐，见他两人僵在那里，便打浑凑趣，说金二弟，你是开通人，怎么说起愚话来了。常言说，识时务者呼为俊杰，况且生在这种年头，尤其得脖子后头长眼，脚板底下生毛，才能够攸往咸宜，投无不利。要照你所说，抱定一个宗旨，至死不变，那简直成了呆蛋啦，还能够飞黄腾达，作一位崭新的人物吗？叫我看，卓先这种态度，是最合乎新潮流的。我们大家，得要效法人家才对，怎么倒奚落人家呀？余两吾这一拥护。闹得卓先更不得滋味，简直有点坐立不安了。丁元珍一看，心说不好，他们这样开玩笑，倘然把卓先挤兑跑了，我的种种预备，岂不白费。想到这里，看了看手表，已经快交四点。此时天气还短，四点钟已经落太阳了。元珍便笑着说：“天不早啦，咱们到粮食店聚兴馆去罢，去晚了不看没有座儿。”戈二道：“新年正月，何至没有座儿呢？”卓先道：“你不要这样说，现在前门外住的官僚政客很多，他们全是为投机来的，多半不带家眷，赶上新年，那个不到饭馆子去吃饭。因此作连市的，全得了好买卖。咱们这时候去正好，不能够再晚啦。”在纯卓先这种说法，完全是因为自己身陷重围。金余两人，直好比说相声的，一个逗一个捧，一句比一句来的刻薄，全是朝着自己挑战，自己却又无言可答，简直闹得置身无地。乐得借丁元珍约请的机会，自己帮两句腔，好借此岔开金余的话头。幸而两人也倒识趣，不再说甚

么了。元珍掏出两块钱来，递给茶博士，说余下的全赏你们罢。茶博士再三致谢。

五个人缓步出了茶棚，好在他们个人全有包车坐上去，不大工夫，便来到聚兴馆。一直上楼，堂倌见丁二爷来了，赶忙过来招呼，将大家让到两间极宽敞的雅座里，先沏茶，递烟卷，张罗一切。这个堂倌名叫小桂，系满洲旗人，年纪在十八九岁。天生一副好面孔，只新剪的发，前边长长了，向后一拢，又用些香水生发油之类，漆黑光亮，真仿佛未出阁的少女。更兼他千伶百俐，无论甚样闹手的座儿，他总能伺候得舒舒帖帖。因此来聚兴馆吃饭的，无人不欢迎小桂。丁元珍尤其爱惜他，每逢来吃饭，总是一块八毛的格外赏钱。所以元珍一来，别的堂倌也不上前，总是小桂招待。这一回恰赶上新年，元珍同人来吃饭，小桂见了，真如迎着活财神一般，前扑后拥那一份殷勤，难以言语形容。元珍说：“我们茶是喝足了，赶快的摆桌喝酒。”小桂应道：“者者，是是。”转眼摆满了一桌子干鲜果品，各样冷荤，五大壶女贞陈绍，全都温热了，每位一壶。这是丁元珍请客的老规矩，每人把定一壶，主不敬客，客也不回敬主人。多喝少喝，全凭各人的量，随意畅饮。这种喝酒的法子，凡被请之人大半欢迎。丁元珍的酒量，本来非常之大，但是他可轻易不喝，十回总有九回，是以茶代酒。倘然这一回要是喝酒，内中必有原故，不是有甚么愁烦不了的事，便是有欢喜开心的事。自把酒杯举起来，隔年的老陈绍，至少也得喝上四五斤。他是越喝气越壮，汗越流，话越多，高谈雄辩惊四筵，大有焦燧的气概。只是有一样不好，座中要有他不欢喜的人，他必要借着撒酒疯，痛骂一顿。并且这种骂法，真极尖酸刻薄之能事。说一句笑话，下一个字眼，就能使对方无地自容，恨不寻一